

陪都的新聞界(續完)

黃 天 鵬

聯軍精神筆槍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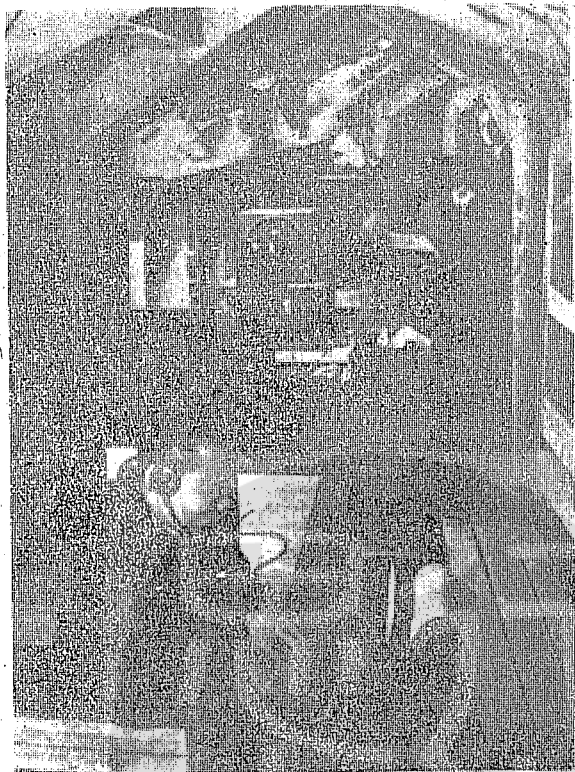
在聯合版發刊詞有段說，聯合版是表現團結的象徵，過去文化界是最難團結的，抗戰後使全國集中於一個主義、一個目標，辛苦奮鬥。敵人多

壓迫一分，我們的團結便加深一層，對於抗戰的宣傳，比以前更能盡責。這些都是實情，但聯合版加了共匪的新華日報，情形就變了樣。這些雜牌的聯軍，都有他們的一套，如何協調維繫，當局感到無限的費周章，尤其共匪花樣百出，隨時

製造宣傳的困擾，當日的課題是如何統一聯軍的意志，使各部門人事的安排配置，能够發揮宣傳戰的

最大力量，予敵人以最大的打擊，並堅定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聯合委員會每週開會一次，相當於董事會，編輯委員會相當於編輯部，但却採用輪流制，實際多不相謀，一切的責任便落到經理委員會來，辦公和印刷又全部借用時事新報社，工作人員除了廣告課調用中央日報人員，發行課用新民報人員外，班底大都是時事新報的原班人馬。經理部還好辦，編輯部因為各報的編輯，都依照原來的編輯慣例，標題的欄數，字體的大小，發稿的次序、時間，都和時事新報不盡相同，發完就走，也不負大樣的責任，工人無法配合。第一



供應各界新聞電訊的中央通訊社電務人員於重慶大轟炸時在防空洞內照常工作。



本文作者黃天鵬教授

夜我看情形不對，整夜照料他們，白天又要辦公，索性就住到樓上留守，只要聯合版能够出版，一切勞怨和冒險也無暇外計。我已變成「校長兼校工兼打鐘」了。好在我在時事新報，

也常日夜工作，內外兼顧。

五月到八月是重慶最熱的季節，敵機不斷的疲勞轟炸，水電時停，夜半警報來了躲入防空洞，等到解除，又在搖晃的燈光下編稿排印，工作人員的辛勞、疲累和刻苦奮鬥的精神，實在值得一說。有一次整夜警報驚擾，報紙到上午編排出來，但卻沒有電力無法印刷。近午，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先生拿着最高當局的手諭，要當天的報，並囑協助解決困難。我只有僱了大批工人，以人力代替電力，趕出一部份報來。還有一次警報來了，來不及入防空洞，我和一工友立在美豐銀



各報遷建完成後聯合版結束時黃天鵬主委伉儷在報社攝影留念。

行門前，不幸行前落彈爆炸，站在我前面的工友，竟為聯合版而壯烈成仁。我大難不死，朋輩都說必有後福。

聯合版最初是試驗的性質，就當日抗戰環境的困難，洋捲筒紙輸入不易，新聞來源也感貧乏，實在沒有十多家報紙的必要，但試驗聯合版的結果，這些秀才兵實在不易帶，各報意見分歧，事權也不能統一，能够維持出版，已是不易的了。我辦了短短的三個月，在我十多年的新聞生涯中，實在是最艱難最棘手的一段，在聯合委員會中曾多次建議各報疏建工作完成，應即恢復復刊工作。

聯合委員會在第十四次會議中，決定聯合版八月十二日結束，八月十三日起各報分別復刊，計自五月六日發刊至八月十二日結束共計九十九天，天天在敵機的彈雨中，冒險犯難，繼續出版，不曾一日中斷，對敵人做不屈的抗議，這是長期抵抗的精神，是把握最後勝利的基本要素，在報業史上寫下了最輝煌的一頁。

聯合社論與統一宣傳

聯合版的另一成就，為國論的齊一，聯合版的一篇社論，常為國際通訊社引用為中國輿論的代表。以往從「九一八」到「七七」言論界最艱難的階段，共匪和他的同路人以抗日號召民衆，日本軍閥則以共同防共要挾政府，當局在此時期，備戰既未完成，不戰受辱又勢所不可。在此民氣激昂，與情鼎沸聲中，言論界類多譁衆取寵，能力排衆議，挽狂瀾於既倒的實在鳳毛麟角。至最高

當局宣佈國家已到最後關頭，決心長期抗戰，輿論才歸統一。經過「五四」天轟炸後，重慶各報聯合版發刊，社論發揮到最大最高的力量。當局巡視各地時，見到地方報內容貧乏，文化水準又低，除令中央社充分供應新聞外，並由中宣部等組社論委員會，撰發聯合社論，供應各地黨報的需要。社論委員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中宣部部長主持，每週開會三次，報告時局，判斷情報，決定社論題目，推定執筆委員。由於對時局演變既洞悉無遺，撰稿者又多一時俊彥，自多佳作，由中央社播發各地黨報，同時發表，其餘三日則各報就地事件特殊情形撰述，以資調劑，此於齊一言論，提高地方報紙社論格調，均著成效。尤其對於通盤戰局的分析，政府施政大計的解剖，以至國際事件的觀察，都有精闢之作，實為輿論界的一大進步。

黨報而外，軍報的掃蕩報，民營的大公報，以至新民報，各地設有分版，主要社論均由總社發出，總社由專家組撰述委員會，各就其專門學識，就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重大問題執筆，此種精警的言論，形成一種聯合社論的新制度，對於抗戰宣傳，有顯著的貢獻。

紙彈殲敵的軍中文化

抗戰開始後，軍事委員會設立政治部主管軍中政治教育，為激勵軍民的戰鬥情緒，摧毀敵人的心理防線，決定重建新聞的長城，紙彈配合鐵彈殲敵，建立軍報的新陣容，陳誠先生當日正擔任部長，決定在部內設立軍報委員會，所謂部報

，其實就是軍報，指部轄的報紙而言。在聯合版結束後，我應召入部內擔任軍報指導工作，數至前方，當時軍報釐定分為三類典型：

甲級為大型報（對開報），以掃蕩報為主力，在重慶設總社外，桂林、蘭州也設立分社，還計劃在西南各大都市設立，至少每一戰區都有一個大型報。

乙級為中型報（四開報），以陣中日報為標準，普遍在各大城市設立，最低每個集團軍部設有一個中型報。

丙級為小型報，即油印報，通稱掃蕩簡報，為流動報班，隨軍進退，以應前方的需要，供應戰地的精神食糧。

這三種軍報中，以掃蕩報為中心工作，計劃每一師旅營部，都配備簡報班，報導戰時消息，提高作戰士氣，為軍中普遍而重要的尖兵。每個簡報班配有收報機、電動手搖油印機，隨軍前進後退，不論窮鄉僻壤、荒山曠野，隨時隨地都可出報，就原有的簡報，共整理補充為一百五十班，計劃增辦至三百班，部報委員會除了管理指導



聯合版結束後本文作者奉派軍委會政治部主辦軍報官階同少將。

之外，還逐日拍發軍報資料，有共同社論、軍政要聞、敵情研究，另外又郵寄新聞資料及副刊文稿，以解除前方資料的貧乏。此外還按期頒發「軍報編輯注意事項」，規定各報的任務與工作中心。

與掃蕩簡報業務有關的，還有壁報期刊和士兵讀物，簡報社除供給士兵閱讀外，還要有教育的作用。簡報要用最淺顯的文字，最好在一千字以內，生字要用熟字來代替，使認字無多的士兵，也能閱讀，以提高士兵的政治教育，發揮報紙的教育效能。

通訊事業的輝煌成就

在「五三」「五四」大轟炸中，中央社武漢分社李主任和重慶分社何主任家屬的殉難，使蕭社長和員工悲痛之餘，更積極的展開業務，兩路口的新社址不久完成，而且在防空洞也有收發報的設備。在抗戰宣傳上的貢獻，有幾點值得一說：

一是廣播新聞的增發：中央社原發有C、A、D新聞廣播，即各報社通用的中央社稿，抗戰後內地小城市及部隊都辦小型報紙，有鉛印、有石印、也有油印，對長稿無法採用，中央社乃增發簡要新聞廣播一種，就當日重要新聞，摘編二千字左右，以應小型報和壁報的需要。中央社又應中宣部社論委員會之約，廣播一種社論稿，其名爲C、R、P，在各地黨報即作爲聯合社論，在民營報可作爲擇述參考。過去內地以交通不便，對國

際情形未盡了解，每種突發新聞也缺乏情報資料，社論敷衍應說，甚至盲人摸象。自有此項廣播，社論水準隨之提高。

二是國際新聞的統一發佈：國際新聞社一向在我國內自由發稿，對國際問題既各有其立場，多少有若干宣傳作用，對我國內政治報導，又多危辭聳聽，中央社先後與各國通訊社洽商，由該社統一發稿，著名的國際大通訊社如路透社、合衆社、哈瓦斯社，海通社等，均與中央社訂約合作，此於新聞毒素的肅清，在宣傳上是種消毒的工作。

三是國際宣傳的加強：抗戰初起，我在國際宣傳顯落敵人之後，外人頗誤解。中央社遍設各國分支機構，華府、紐約、倫敦、巴黎、日內瓦以及雪梨、加爾各答、安哥拉等，都設特派員，於報導新聞之外，在國際宣傳上也收到相當效果。中央社還增發英文國際廣播，也收到很大效果。

新聞教育與復員準備

在抗戰後期，中樞對新聞界的復員工作，已有準備，而最重要的爲新聞人才的培植，軍報人員的訓練目的，在普設軍中簡報班，而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的開辦，則爲復員工作的準備。當日各校新聞教育大致爲：

一、中央政治學校：即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在南京即設有新聞系，遷重慶南溫泉後，新聞系一度停止招生，另與中宣部合辦新聞專修班，學員大部份調訓宣傳工作人員，每班訓練六個月

，注意實際的業務。專修班結束後又恢復新聞系本科。又另辦一新聞學院，培養國際宣傳人才，由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主持。

二、國立復旦大學：在滬即設有新聞系，抗戰後遷川，校本部在北碚夏壩，新聞系初附在化龍橋復旦中學，附近即中央日報社，學生實習頗為方便。後仍遷回夏壩，併入校本部，設有新聞館，可為學員研究和實習之助。

三、國立中央大學新聞課：中央大學祇有新聞課程，一為法學院政治系的必修科；一為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的選修科；前者在使政治系學生有新聞學的修養，講授注重社論與時事分析；後者則側重編輯方面，使修習文學的學生，多實際應用技能。

四、中訓團新聞研究班：軍委會政治部成立部報委員會後，軍報工作的展開，急需大批新聞

幹部，乃在中央訓練團設新聞研究班，抽調軍中辦理政工宣傳人員，並徵集有志新聞工作的青年，予以專門的訓練。

第一期在沙坪壩開學，中訓團對於幹部的訓練都有整個的計劃，一般精神訓練和政治訓練之外，專門的新聞課程和新聞專科差不多，只增加戰時採訪和戰時應變智識而已。第二期遷到復興關上課，若干黨政課程和黨政班合班，還增加軍報的實習。第三期改為軍中文化工作人員訓練班，改為新聞系，課程大致如舊。

在復員準備尚未完成時，勝利終於來臨了，接收工作的凌亂，新聞事業的散漫，共匪宣傳的滲透，幫凶的推波助瀾，言論界又陷入抗戰前的龐雜狀態，加速大陸淪陷。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抗戰時期重慶新聞界表現的「重慶精神」是團結、刻苦、奮鬥。在敵人

狂轟山城火海中，為了爭取國家民族的自由，放棄各個的立場，團結一致聯合發刊，這正表示團結就是力量。

冒着敵機長期的疲勞轟炸下，置個人生死於不顧，在防空洞困頓簡陋的環境中繼續出版，向敵人表示永不屈服的意志，充分發揮了克服困難到最高度。終於日本投降了，杯酒高歌，乘着木般沿江東下，重整破舊的報業，這是何等的氣概！於今想起，更不禁感慨系之。我們要發揚這種重慶精神，相信必能於最短期間光復大陸，重整報業。

附啓：重慶各報聯合版結束後，作者曾應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科之邀，專題演講「中國報紙聯合發刊的試驗」，交由新聞學季刊發表，惜已遺失，海內君子如藏有是書者，請借抄，當以作者近著為酬。

南 北 兩 馬 良

王 梓 良

民國前後，一南一北，共有兩位姓馬名良的名人，經常成爲報章之上的新聞人物。兩位馬良一文一武，且可能素未謀面，茲誌其事略如次：

一、北馬良，字子貞，直隸省清苑縣人。清中葉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後投身於山東省軍界，官至聯隊長。

第一次革命期間，馬子貞擔任黃縣一帶的守備任務，因抵抗芝罘軍軍的西侵有功，而升任少將。民國成立後，宣告獨立，任第四十七旅旅長，屯駐濟南，第二次革命之際，因兼任濟南鎮守使，加授陸軍中將銜。

民國六年十二月，任濟南鎮守使，兼第四十七旅旅長。性情溫雅，與地方官民相處甚為

融洽，信仰同教，且入國民黨籍，卒年四十有三。

二、南馬良，字湘泊，江蘇省丹陽縣人。馬湘泊舉人出身，在學界頗負盛名。講學於南清，爲時頗久。梁啟超在日本組織政聞社時，馬湘泊擔任常務總幹事，後改從商，不復談論時事。

民國元年，任北大校長，未幾，辭去校長職，三年三月擔任約法會議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等職，四年一月，授上大夫。

馬湘泊早年曾留學西洋，信奉基督教，並堅守教規而不更娶，卒年七十八歲。